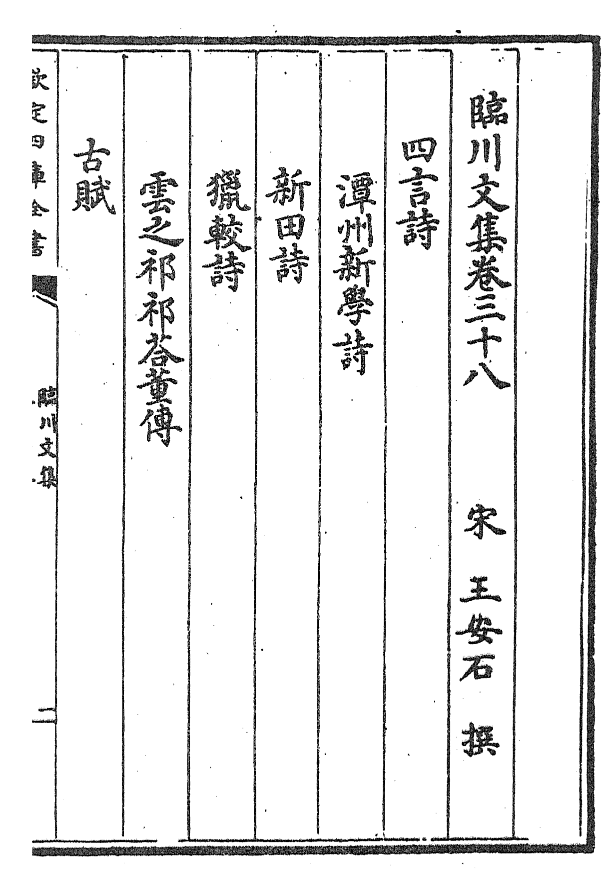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覧本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三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四言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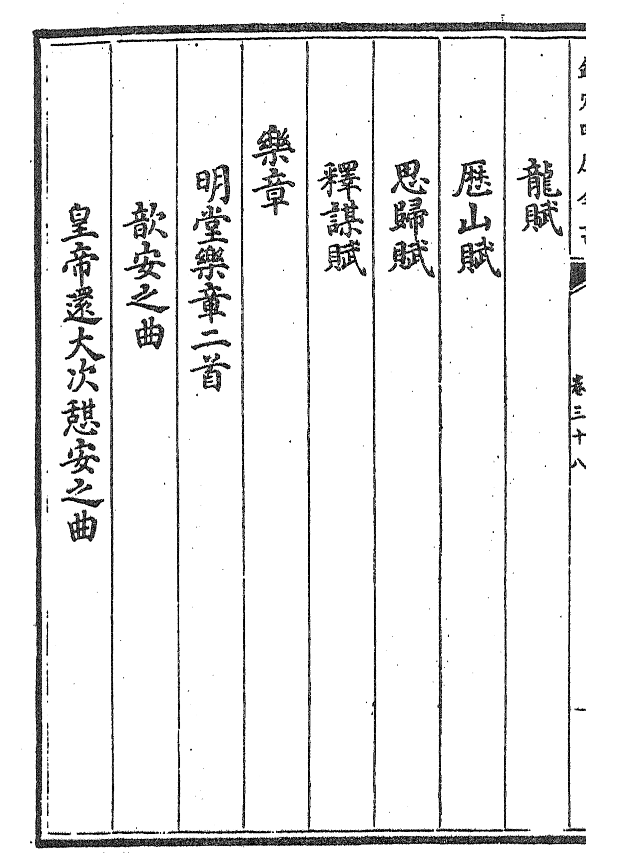
潭州新學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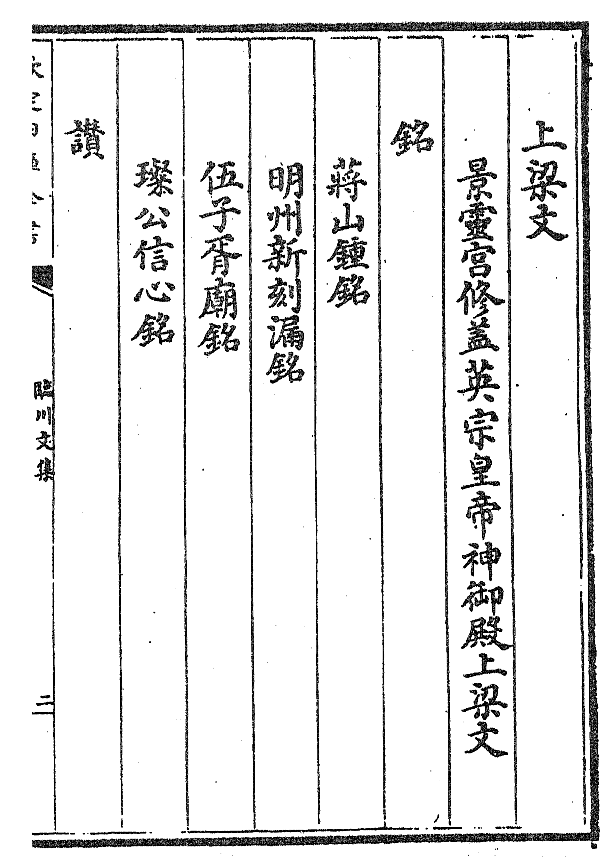
新田詩

獵較詩

雲之祁祁荅董傳

古賦





上梁文

銘

讚

蔣山覺海元公真讚

梵天畫讚

維摩像讚

空覺義示周彥真

潭州新學詩并序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為善政以德我又不勦我而為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

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衣之褰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迫阨卑汚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處工伐楩楠櫧撤故就新為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為已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況於閭里無實而誇非聖自是雖大得

意吾猶汝耻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新田詩并序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君尚寛之來問敝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為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樸囊耜以牽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取

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為稌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爲船漕車輓負擔出于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為數唐之私廪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為作詩詩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鏝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飢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僦船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

于水濵問我鰥寡俟其歸矣三歳于兹誰能止俟我往求之

獵較詩并序

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為之域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以義之可否汙身貶道豫然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

至於無號則誐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

獵較獵較誰禽我有國人之惏君子所醜獵較獵較𥘉占其祥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雲之祁祁答董傳

雲之祁祁或雨于淵苗之翹翹或槁于田雲之祁祁或雨于野有槁于田豈不自我奮兮其隮其在西郊匪我為之我歌且謠蔚兮其復南山之側我歌且謠維以育

德

龍賦

龍之為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為仁為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已而未始至乎喪已夫此所以為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為類者常見之

歷山賦 并序

餘杭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運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歷山之峩峩兮予汝耕之孰汝彊之此匪予私云然兮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峩峩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為誰

思歸賦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亡濟兮維亳夫孰驅兮亡孅風脩脩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徬徨以反顧盍歸兮盍去兮獨何為乎此旅

釋謀賦

雲冥冥兮蔽日風浩浩兮吹沙出予馳兮不得塊獨處

兮咨嗟嗟天地兮無窮暑與寒兮相容以祖禓兮憂親
孰知予兮孔棘維抱闕兮擊柝乃予仕兮所冝禄可辭
兮尚冒養孰割兮方虧豈吾事兮固拙寧我辰兮獨悖
信物默兮有制尚可侔兮内外

明堂樂章二首

歆安之曲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既歆止有
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予聖考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制犧事既成於皇來塈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

奔清蹕甫傳靈輿怱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遡矣

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葵(ken)湖之弓劒將游高廟之衣

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

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

館御之新宫考協前彛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

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

施揆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謡

兒郎偉抛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

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
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
艘輸貢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
誇竇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

興王犖年年年享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隤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實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有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皇帝萬歲

蔣山鍾銘

於皇正覺訓用音聞肆作大鐘以警沉昏

明州新刻漏銘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壷有職匪罷則奘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茲惟其中俾我後思

伍子胥廟銘

子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

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顛厥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璨公信心銘

汚彼有流載浮載沈為可以濟一壺千金法譬則水窮之彌深璨公所傳等觀初心

蔣山覺海元公真讚

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毁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自南自北弗句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惟食已寔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梵天畫讚

梵天尚實厥彔孔雀雞知時語鈴戒沈濁鵠身黃衣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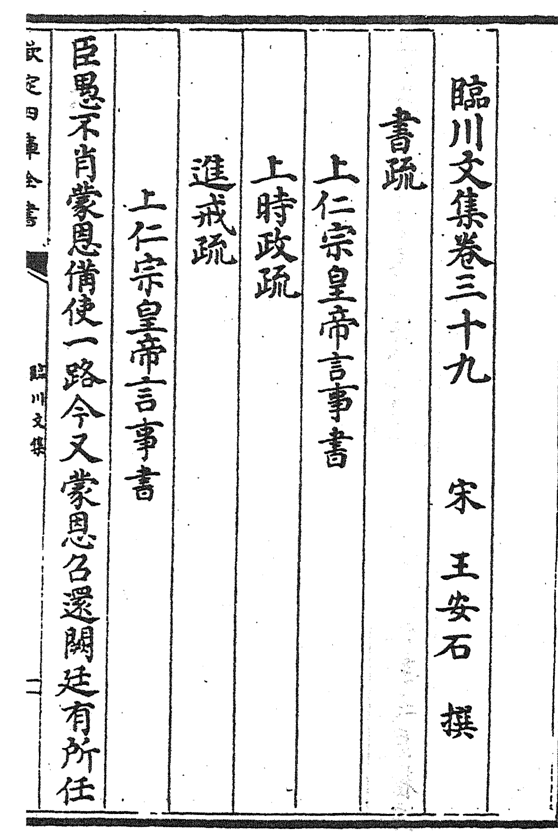
淨無著乃持赤幡歸趣正覺

維摩像讚

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真實還成虛妄應持香花如是供養

空覺義示周彥真

覺不徧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徧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臨川文集卷三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書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

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
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
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
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
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
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
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
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

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

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
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
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
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
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
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
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
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

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
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
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
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
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
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
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
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

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絶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

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

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治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治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

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内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

之芭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敎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敎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敎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敎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敎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

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己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禄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

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即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

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

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

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

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

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

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

日之力以師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

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

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

而從名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賔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甞不寓以射而射亦未甞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

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

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

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禄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

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無毁廉恥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毁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毁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

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

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
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
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
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
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
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
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
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禄又如此之薄

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

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甞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甞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甞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

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

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敺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嵓野蓋十

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

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輙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

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
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
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
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
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
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
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
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

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

論其歴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

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輙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

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

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敎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

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

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

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

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

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
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
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
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
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
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
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
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

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矣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

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

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

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剏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已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

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覩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

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彛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

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時政疏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

及雛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刼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葢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

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

無為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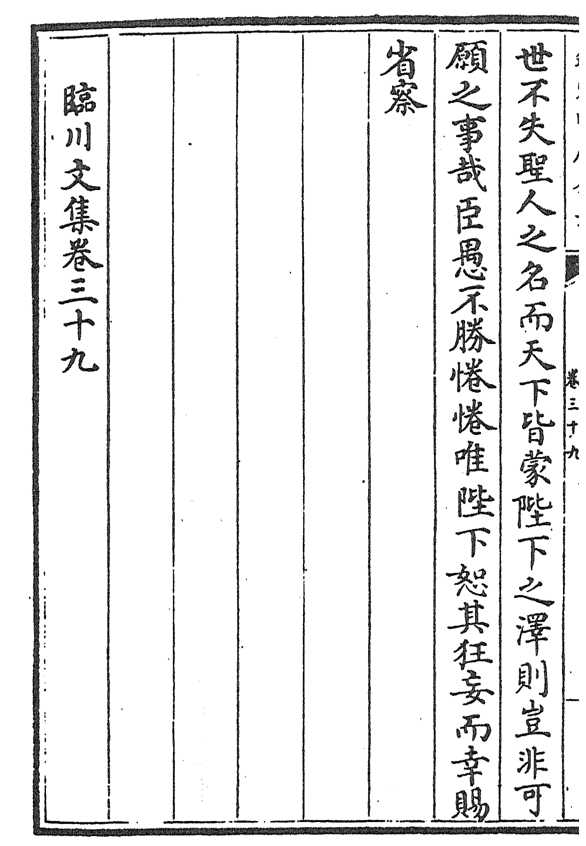
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進戒疏

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

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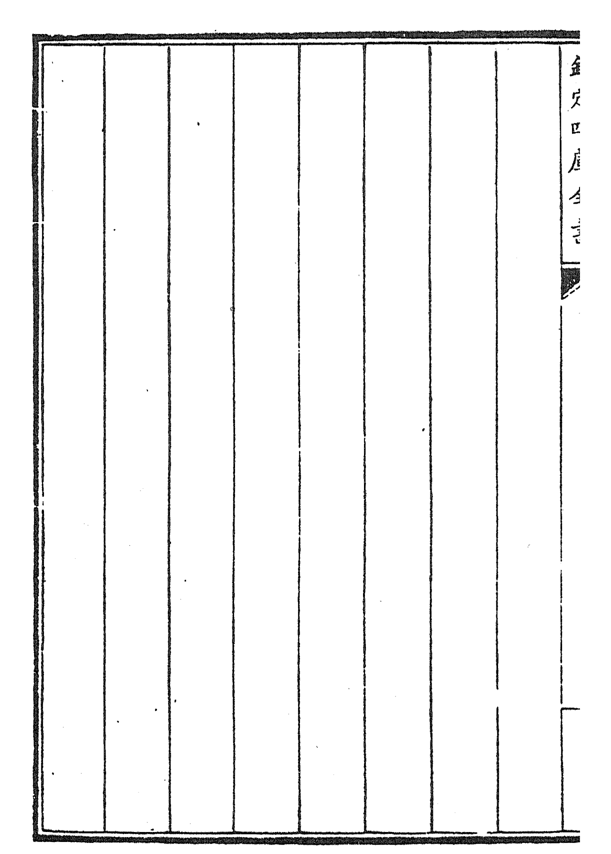
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
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
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后敢從心所欲也今
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
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
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
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
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



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謹案卷三十七第六頁前八行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刋本騕訛腰今改

卷三十八第四頁後七行一不權以義之可否刋本以義訛義以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舉人臣張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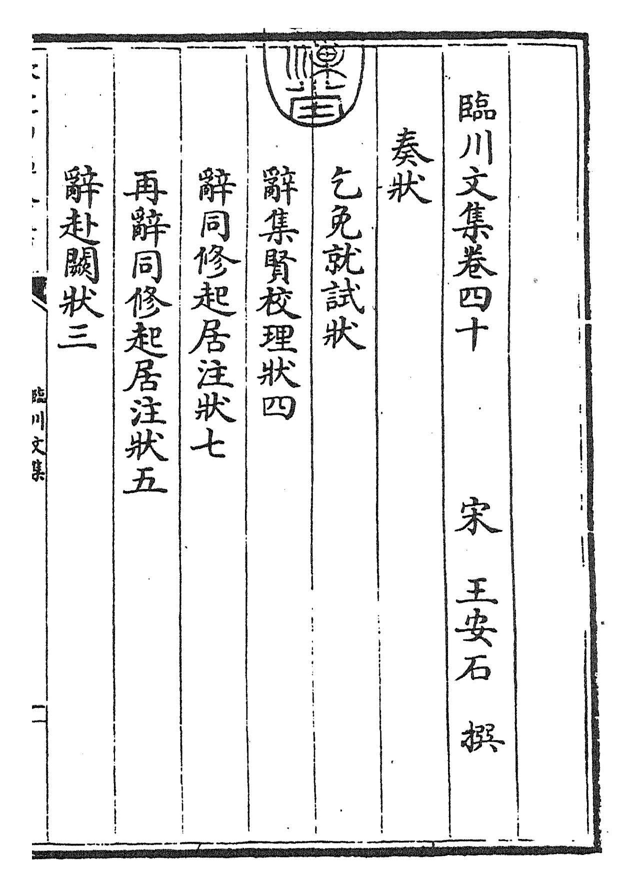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臨川文集卷四十　　宋　王安石　撰

奏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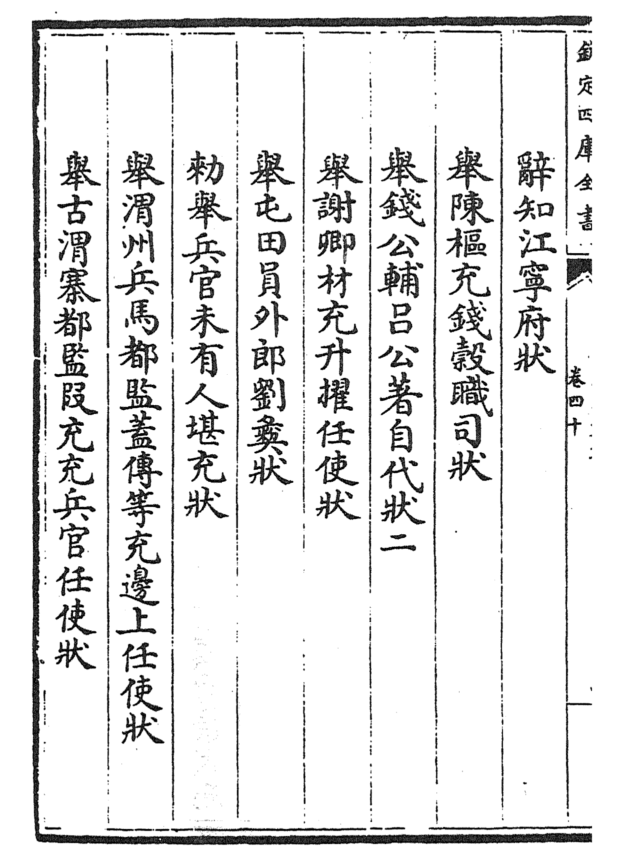
乞免就試狀

辭集賢校理狀四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辭赴闕狀三



乞免就試狀

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尚宜有皐辛蒙寛赦即賜聽許不圖遯事之臣更以臣為恬退今臣無葬嫁奉養之急而逡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寧宇

方欲就任即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訖

辭集賢校理狀四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

凡一嫂相繼喪亡奉養昏嫁葬送之窘比於向時為甚
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即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
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
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
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辠而苟欲就其
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
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為以私養要君而
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

即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隳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為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勑牒臣不敢受

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采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辠終不敢冒恩茍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與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

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所以惓惓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虚名以邀利浸成獘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畢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

得非敢以為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
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勑牒臣不敢受

三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一道除臣
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再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
今月九日又准中書差人賫到勑牒令臣不得辭免是
臣區區之意終未蒙朝廷省察臣於他官茍可以得則
或悉力以求之唯恐利之不多而勢之不便非能有所

辭讓也至於私養之不給則茍求冒取亦無所不至今
朝廷特除以為校理則再三干紊朝廷終不敢受者誠
以要君罔上之罪大故寧以他得罪而於此不敢順命
茍止也所謂要君者臣前狀已言之矣所謂罔上者朝
廷除校理必先考試今獨推恩異於尋常朝廷不以臣
為小有異能則必以臣為小有異行臣無其實而敢冒
此恩此乃所謂罔上也且臣嘗恩與試久矣臣非敢終
辭也特以勢未便爾若朝廷且從臣欲使臣他日之力

足以供職京師而無乏養之憂則臣自當援恩求試豈敢上煩朝廷敦迫何必遽加特恩使朝廷為苟舉而臣為苟得者乎臣聞之古人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匹夫不可奪志臣敢守此語以至於再三伏乞聖慈特賜矜允煩冒天威臣無任祈恩待報惶恐迫切之至

四

右臣蒙恩除集賢校理以分不當得已累曾具狀奏聞迄追還所授今月二十四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更不

許辭讓臣以小官非敢以禮為讓也直以分不當得理當自言蓋聞當得而讓則上有所不得聽不當得而授則下有所不敢承不聽不為迫下不承不為慢上以其義也臣誠不肖然區區之私具狀四奏者竊以為匹夫之志有近於義是以仰迫恩威至於再三終不敢受伏望聖慈俯察臣愚特與追還所授臣無任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臣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者聖恩深厚非臣隕首所能

報稱然臣去年始蒙恩特除直集賢院當是時臣黽勉不敢久違恩指至今就職纔及數月又蒙恩有此除授臣竊觀朝廷用人皆以資序臣入館最爲日淺而材何以異人終不敢貪冒寵榮以干朝廷公論伏望聖慈察臣誠心非敢飾讓特賜追還所授

二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勑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勑供職伏念臣前奏所陳實繫

朝廷用人之體今特於臣私義有所不安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追還所授

三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勑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勑供職䟽逺小臣上煩朝廷敦奬如此而區區所陳終不敢止者誠以謂進在臣先而才行當蒙選擢則與之宜有先後臣入館資序最為在後而獨先被選竊以為非朝廷用人之體此臣所以不

敢也念臣異時得以叙進臣雖不肖豈敢復辭且臣已緣辭避職事而不為朝廷所察今若又迫於敦喻黽勉供職則是臣每飾辭讓之虛文以玩黷朝廷人雖不以為言臣亦何顏以立於世蓋以臣事君苟心知其甚不可則寧得辠而有不從況臣幸在聖人至仁隆寬盡下之時謹守分以辭其所不當得之寵榮必無方命之罰則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伏望聖慈察臣如此早賜追還所授

四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勑供職卑賤之臣屢煩聖恩敦喻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然臣聞人無信不立臣事君以忠忠者不飾行以儌榮信者不食言以從利臣固嘗曰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若臣既有此言而終於託不得已以饕寵授則是臣飾行食言而實無自守之義非所以稱朝廷奬遇之意而明區

區避讓之本心寧以違命受譴終不敢身為浮偽之首以傷聖時忠實之化伏望聖慈早賜追還所授

五

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勑供職聖恩所以加臣者如此非臣陷肯隕首所能報稱然臣愚不肖不知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臣以此者何也為其賢於人也固有廉讓忠信之實也度越衆人而貪其所不當得非所以

為廉讓知其不當得而辭於上以為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然終於託不得已以私其寵利非所以為忠信無廉讓無忠信然而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之以其所不當得之職事臣恐執政大臣必受比周朋黨之嫌陛下必獲不察蔽欺之謗臣亦不得自託於忠廉之行而居下姦利之人窺朝廷之間爭飾偽讓以徼一時之幸而有傷忠厚之俗其事如此在朝廷不可以不深思而聽臣之辭臣亦不可

以不固守而違朝廷之命誠願陛下日月之明察臣今日之請辭窮理極非如向時避讓職事猶在可冒之地雖由此得辠必不敢以身為亂俗之首伏乞斷自聖心無牽於左右大臣之過論特賜追還所授

六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奉聖旨不許進狀辭讓者聖恩深厚一至于此臣誠惶誠恐震怖不知所出竊觀朝廷近日辭讓職事未嘗有蒙聽許者而臣又嘗辭讓

職事而不為朝廷聽許矣今復守辭讓之說以請於朝廷固宜聖恩不即聽許然臣已習見朝廷未嘗許人辭讓職事而猶惓惓自陳所守不避偽讓之嫌誠以螻蟻微誠自誓終不敢受冀蒙天聰終初省察而已今若迫於恩指遂叨寵利則人雖不以為言臣實無顏以處使臣負偽讓之謗則朝廷豈免濫恩之譏臣雖不肖義實不敢安此且方今之所患而務絶者方在於進取而不在於辭讓方在於欺罔而不在於忠信臣若託不得已

終叨寵利不顧其已出之言則是去辭讓而引進取毀
忠信而為姦罔朝廷本欲拔取人才而所得者乃有去
辭讓毀忠信之嫌恐非所以示天下而厲士大夫之操
也此臣所以不敢避方命之罰而守其區區之説誠不
敢以身累國非特欲全其私義而已也伏望聖慈即賜
聽許令朝廷不失所授之宜臣亦不失所守之信

七

臣昨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朝廷

已行擢用依累降指揮不得違避者孤賤之臣行能淺薄當朝廷清明收用賢俊之時幸得著位外庭豈非榮顯況又蒙拔擢備任清要丁寧奬勵使必就官此雖隕首刳心自知無以報稱然臣所以不敢受命而猶守其區區之說者誠以資在臣前尚有未嘗選者臣若苟見寵利之可得而忘避讓之義苟知避讓而不能固其所守非朝廷所以拔擢臣之意又非臣所以報稱朝廷之心且詘已行之命以伸自守之志者朝廷之令名食言

喪志以順命為悦饕寵利者臣之醜行令朝廷重得令名而使臣輕為醜行此臣之所不諭也臣幸蒙任使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朝廷以為可任異時以次升擢於分不為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誠望聖慈哀臣懇迫檢會臣前後所奏察其理有可言特賜追還所授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勑差臣同修起居注伏念臣行

能無異衆人入館最為日淺向叨選擢嘗已固辭幸蒙
聖恩方賜聽許今同館之士才能資序出臣右者尚多
而又誤蒙恩有此除授在臣理分固不敢當兼臣久住
京師親老口衆而自春至今疾病相仍醫藥百端未得
平愈近已進狀乞一知州軍差遣伏望聖慈察臣誠懇
特賜追還所授除一知州軍差遣使臣無進越冒榮之
辠而得紓私養之急所有同修起居注勑牒臣不敢受
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二

右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勑臣愚不肖幸當朝廷拔擢賢雋之時獨蒙不次之選豈不榮哉然臣入館最為日淺而行能無異衆人故不敢度越衆人以饕寵利向時守此説以辭朝廷之命至於八九而聖恩不以臣言為不信幸賜聽許今纔數月同館之士資序在臣右而行能足充此選者尚多遽蒙聖恩有此除授令臣今而可受則向之辭

命至於八九者果何心也昔鄭以伯石為卿則辭太史退則又使之命已命已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策於是子產始惡其為人夫子產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臣之蒙恩雖出於無求然始則託辭讓之名以煩恩朝廷終則徼一日之利以忘前言之信推事考情亦何以異於伯石臣誠固陋終不敢好子產之所惡以上昭聖時任人之失且朝廷必以臣粗習文藝而忠信可使則臣固嘗曰異時循次選用則臣不敢

辭伏望聖恩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使臣得遂前言之信而又有以紓親養之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三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前後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勑者聖恩加臣無窮臣愚固守無已臣誠惶恐震怖不知所為然臣義有所不敢為故不敢冒恩而苟止伏念臣以資序在臣右而行

能宜蒙此選者尚多故嘗自列至於八九幸蒙聖恩聽察而所除始祖無擇一人若臣今遂冒居則是謂在臣右者已無可選臣以應舉入仕磨勘遷官本圖宦達非敢苟為高抗至於恩踰理分度越衆人官謗所歸臣亦不敢苟得以忘前言之信兼臣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親老口衆久住京師近嘗進狀乞一閑慢州軍差遣伏見近例見任修起居注以便親求罷出補外官嘗蒙朝廷聽許蓋當聖時務以仁恕優容臣

下則以便親而求外補朝廷之所宜從伏望聖慈哀臣懇迫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以便私養且令臣無進越冒榮之辠所有同修起居注勑牒臣不敢受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四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便受勑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懇已具前奏螻蟻微誠未能上動聖聽臣誠惶怖不知所為然臣

愚不肖以謂朝廷革因循之弊以不次官人當得異能之士然後允衆人之望而因循之弊可以遂除臣治身則行能不備居官則職業無稱雖知好學而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故嚮蒙選擢即自以行能無異衆人而不敢度越衆人受職幸蒙聽許纔及數月即欲度越衆人言行本末不相顧如此豈稱朝廷選擢之意雖今言者不以是為臣辠臣實無顏以處伏望聖慈察臣累奏情理備盡特賜追還所授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五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
前降指揮便受勑供職臣之區區辭說已窮然不敢避
逋慢之辠而苟止者非特欲守前言之信亦不敢上累
朝廷蓋臣有冒榮失守之罪則朝廷亦有選授失人之
謗因啓天下好利之士偽讓以要君則甚傷聖時風俗
此臣之所大懼也若聖恩幸聽臣言使臣得安理分則
臣為不失所守臣能不失所守則朝廷不失所選矣朝

廷不失所選而又隆寛廣裕以曲盡臣志謂宜無傷而適足以感厲天下之士且朝廷以臣粗涉藝文忠信可使不復責其行能之備必欲擢置從官則臣固嘗曰臣已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終免於辠戾則循次受選自不為遲當朝廷清明拔用賢儁有志之士孰不幸願寵榮如臣之愚豈獨異於衆人誠以不敢度越衆人故嘗自列至於八九朝廷隆寛盡下已嘗幸聽臣言曾未數月臣即不復自顧前言之信若令言者謂臣要君以偽

臣誠無辭可以自明伏望聖慈察臣所守如此臣誓堅死節上報聖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辭赴闕狀三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子伏奉聖恩以臣喪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臯逆餘生尚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即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瘳即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蒙聖恩逮及自非抱疢不任職事豈敢故為逋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則臣雖自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廷眷録之意

三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

螻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㫖屢降臣實惶怖不知所為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擢備數從官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疾解職久尸榮禄無補聖時今陛下以仁孝之資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當追先帝之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敢逋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即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即乞復備官使

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强伏望聖慈察臣懇迫令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屛營激切之至

辭知江寧府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勑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疾自隅清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丘墓所在就付兵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黽勉與當領路大

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任伏望陛下察臣如此儻以臣遠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留臺宮觀差遣冀便將理終獲有瘳誓當捐軀少報聖德所有勑牒臣未敢祗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前件官明敏方直有政事之材臣奉使江東時樞為旌德縣令聽訟鞫獄尤為精明隨所施設皆有方略

舉錢公輔自代狀

伏覩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職事所及不為茍且以臣鄙薄實為不如寘之禁林必有補助今舉自代

舉呂公著自代狀

具某官呂公著沖深而能謀寛博而有制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衆人知之有所不盡如蒙選用得試其才必有績効不忝聖世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謝卿材充升擢任使狀

前件官公廉自守曉達民事嘗知撫州臨川縣縣人至今稱說以為良吏督率百姓修復陂防所溉頃畝甚多水旱皆蒙其利若朝廷興修功利或選人才典領劇郡皆可任使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

屯田員外郎溫州通判劉彝聰明敏達有濟務之材堪充升擢繁難任使

勅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

具位臣某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宣令臣同舉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限一月内具姓名聞奏即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軍州已上人數右具如前伏緣臣所職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大使臣即不見有堪充主兵官者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渭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同舉保舉不拘路分有武勇謀略三班使臣二員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者始謹具如前臣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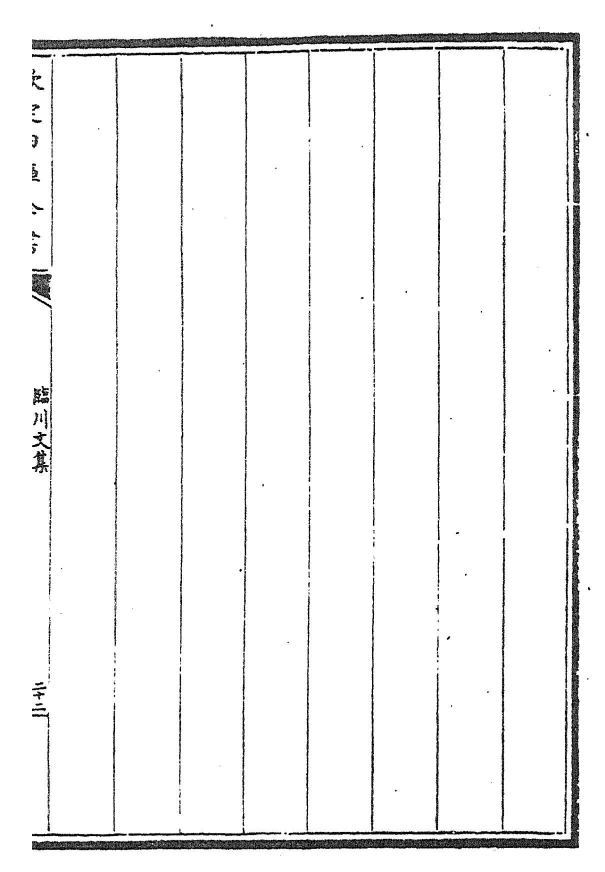
覷東頭供奉官權渭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蓋傳有
智略能訓治軍旅東頭供奉官江寧府龍安鎮巡檢王
崇稷有武勇能擒捕盜賊臣今保舉堪充邉上任使如
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皁其
人並不是臣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充兵官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節文同皁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

員姓名聞奏即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巳上人數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秦州古渭寨都監段充武勇才略可用嘗以戰鬬有功堪充主兵官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奏及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辠其人與臣不是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巳上人

資敘所准宣命令舉兩人令且保舉到段充一員尚闕一員見訪求别狀舉次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臨川文集卷四十